

有一种诗与远方叫李娟

□ 撰稿 | 曾念群

准备写这篇文章时，距离《我的阿勒泰》完播相去一周，网上的风评正从一边倒的表扬稿转向褒贬两极分化，有些劈头盖脸的文字，一看就是自媒体账号出于流量的需求，而非剧作本身的短长。个人对《我的阿勒泰》持鼓励立场，溢美之词从略，简言之，改编是好的，影像是好的，表演也是好的，连发挥空间不多的美术都恰如其分。

它的好，更在于它与文学的一次深层次互动，以及对作者李娟的反哺。在此之前，散文改编成影视作品，尤其是连续剧，基本是资本不敢想更不敢碰的事。但导演滕丛丛做到了，她用电影的语言，为我们带来某种陌生而猎奇的异域风情，那里的风景是狂野的，而主人公李文秀却像一股清风拂面，让一切浮躁瞬息平复。

印象里上一次散文的影视改编，是十几年前的电影《永生羊》。同样是哈萨克风情，《永生羊》以新疆本土作家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的散文《永生羊》为蓝本，《我的阿勒泰》则以汉族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为基石。

说它与文学深层互动，不仅在于剧作踩在原著的肩膀上看得高远，同时还在于它让象牙塔中的散文作家李娟走进了大众视野。在此之前，尽管李娟此前已是鲁迅文学奖、朱自清文学奖和人民文学奖等大满贯得主，但和所有的散文作家类似，并没有走出文学这个圈。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的成功，让互联网旋起一股叫李娟的文学清风，不仅给我们的影视创作带来新的变量，对文学创作也将带来新的思考。

按照类型来分，李娟笔下的文字叫纪实散文，现如今也叫非虚构写作。李娟的创作初心，一如电视剧中前辈的点拨：“去爱、去生活、



去受伤。”李娟的创作路径，乍看就像是当年为《创业史》深入农村的柳青，不同的是，柳青是带着头衔和使命下到田间地头，而李娟除了创作的初心，深入的是生活本身。

李娟笔下的一系列阿勒泰风情，难免让人联想到迟子建的《额尔古纳河左岸》。前者以哈萨克风物为载体，后者是鄂温克人的“百年孤独”，同样都是地球上最后的游牧民族，纪实与虚构代入的文学世界花开两朵各表一枝，一个清新淡雅，一个是悲怆史诗。

阿勒泰牧场的李娟，是低物欲生活的典范，更接近《瓦尔登湖》的梭罗。两者生活理念都有一定的实验性，只不过梭罗把瓦尔登湖作为试验场，闭门内观和反思，是出世之举，而李娟深入牧场并非自闭和反观，而是观察和体验，是入世之举。

《我的阿勒泰》走俏的另一大重要原因，是它能满足我们对诗与远方的臆想。《瓦尔登湖》虽许多人的“精神家园”，但鲜有人能割舍手头拥有的物质生活，将自己放逐山野。而阿勒泰本就声名在外，是看得见也摸得着的存在，这次通过《我的阿勒泰》的影像呈现和网络发酵，更是红得发紫。对于劳碌的上班族来说，无需任何割舍，只要年假余额够用，不论是自驾还是报团，说走就走的愿景很容易变现。

表面上看，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对李娟的名声大噪功不可没，实际却是李娟文学价值的一次外溢。李娟最大的价值并非那些纪录异域风情的美文，而是她字里行间践行的生活理念，是那么低欲，那么舒缓，那么反主流，又那么清新脱俗。就像一股遗落尘世间的风，被我们偶然拾起，令我们恍然大悟，原来生活真的可以过得这般诗与远方。■

